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試論《羅馬書》中的Sarx和Sōma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HUA, Wei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6-29 23:52:12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511">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511</a>

## 试论《罗马书》中的 *Sarx* 和 *Sōma*

花 威

**内容提要:** *sarx* 和 *sōma* 是保罗建构其基督教人类学的基础概念。在《罗马书》中,保罗依赖希伯来的身体观念改造了这两个希腊语词,重新赋予其整全含义,并力图表明,只有在身体中,我们才能获得自己的救赎,并开始走向通往复活的信仰旅程。

**关键词:** 保罗;《罗马书》; *sarx*; *sōma*

### A Brief Investigation of *Sarx* and *Sōma* in Romans

Hua Wei

**Abstract:** *Sarx* and *sōma* are two fundamental Greek concepts on which Paul builds his Christian anthropology. In Romans, we can see that Paul remolds them in the context of Hebrew views of body, endows with integrated meanings and finally throws light on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body in the redemption and resurrection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Paul; Romans; *sarx*; *sōma*

身体不仅是保罗神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他与灵知主义斗争的重要战场。在第1世纪,希腊化已经风行三百多年,使徒保罗以希腊语写作,借用希腊思想中的身体语词来阐释自己的神学。问题是,在身体观上这种“处境神学”究竟反映了希伯来思想,还是希腊思想?其中的理论纠葛如何塑造了保罗神学的特质?

本文将《罗马书》为文本依据,以词源学分析为进路,考察保罗身体观中的 *sarx* 和 *sōma* 概念,试图表明,保罗恰恰是倾向于希伯来思想中的身体观念,并以之来改造和综合希腊语中含义分疏的身体语词,使之不再具有人类学上的高低等级,而是彼此结合,在相互勾连中重获自己的整全含义,在含义穿插中表达出不同于希腊哲学的基督教人类学。

## 一、引言

对于神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认为:“关于上帝的每一个观点都同时是关于人的,反之亦然。基于这一原因并在这一意义上,保罗的神学就是他的人类学。”<sup>①</sup>正因如此,布尔特曼对保罗神学的研究就是从分析其各个人类学概念开始,并在人的主题之下切入到对罪、世界、恩典和信仰的分析,进而将保罗神学的各个理论层面连接起来,完成人类从堕落到救赎的论证过程。虽然这一做法可能夸大了保罗人类学的重要性,将其神学化约为人类学,<sup>②</sup>但其中也提醒我们,保罗神学不仅是反

---

① Rudolf Bultmann,《新约神学》,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translated by Kendrick Grobel, SCM Press Ltd., 1952, vol. 1, 191.

② 布尔特曼的研究得到罗宾逊(John Robinson)的继承,为斯泰西(W. Stacey)所发展,一度成为保罗人类学研究中的主流思路,但其后不久受到朱伟特(Robert Jewett)、刚德里(Robert Gundry)和邓雅各(James Dunn)的质疑和修正。我们的分析将会依循这一理论发展历史来展开。

思的,更是实践的,其不同方面相互关联,相互依赖。<sup>①</sup>

作为基础性概念,*sarx* 和 *sōma* 是保罗建构其人类学的起始处,也是我们理解其神学的最好入口,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身体(*sōma*)概念构成了保罗神学的基石”。<sup>②</sup>而在保罗书信中,“我们可以发现,《罗马书》对 *sarx* 和 *sōma* 做了最为充分的分析,尤其是在第6章到第8章”。<sup>③</sup>其中,*sarx* 一般被译为 *flesh*, 中文译为“肉体”或“肉身”,如“道成肉身”,而 *sōma* 被译为 *body*, 中文译为“身体”。<sup>④</sup>在行文中,我们将采用以上通行译法,但更多会使用其希腊语形式,以助于区分其间的微妙含义。

## 二、*sarx* 和 *sōma* 的希腊背景

然而,要理解 *sarx* 和 *sōma* 的含义,首先要探讨其在希腊思想中的大致演变。其中荷马认为,人主要是形体性的,只有灵魂(*psyche*) 在身体中时,人才存在。他多把 *sarx* 用作复数,表示人或动物身体中柔软有力的部分,区别于骨、腱等,而 *sōma* 自身仅仅指没有生命的身体,如人或动物的尸体。在荷马那里,灵(*pneuma*) 的观念还没有产生,追求美好生活的方式只是敬虔,英雄们没有

- 
- ① 参见 James Dunn,《使徒保罗的神学》, *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8, 52-53。
- ② John Robinson,《身体:保罗神学研究》, *The Body: A Study in Pauline Theology*; SCM Press Ltd., 1952, 9。
- ③ Donn Welton,《圣经中的身体》(*Biblical Bodies*), 载于 Donn Welton ed.,《身体与肉体:哲学读本》, *Body and Flesh: A Philosophical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250。
- ④ 邓雅各认为,由于受到希腊思想和英语语言的深刻影响,我们容易在否定层面上使用 *flesh*, 并把它看作二元论意义中的一极,即作为恶的物质。然而在分析了 *sarx* 在保罗书信中的含义后,他还是认可了 *sarx* 最好译为 *flesh*。参见 James Dunn,《使徒保罗的神学》, *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8, 63, 70。

死后生活,也不关灵魂。<sup>①</sup>自赫西俄德以降,*sarx*的含义得到扩大,可以指鱼和小动物的肉,如同水果的肉,而毕达哥拉斯派用*sarx*仅指人的身体。

公元前6世纪,随着俄耳浦斯宗教的兴起,灵魂获得新的意涵,不再是身体的影像,而有了神圣不朽的特征,可以在身体之外不断寻求自身的轮回和超越,最终完成自身的救赎。*sōma*就被看成灵魂的锁链或坟墓,是灵魂实现自身救赎的阻碍,是恶的起源,是必死的,人的生命就是身体与灵魂二元争斗的历程。对于荷马来说,身体与灵魂的结合才是生命,而对于俄耳浦斯宗教来说,这却是灵魂的死亡,由此人需要压制身体以帮助灵魂,而温和的苦修主义(asceticism)开始兴起。<sup>②</sup>

受俄耳浦斯宗教的影响,对应于身体和灵魂,柏拉图系统地区分了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身体(*sōma*)由骨、血、腱、肉(*sarx*)和肤构成,或者由发、肉和骨构成,其中*sarx*的典型特征是暂时性,当生命能量和欲求消失时,肉和骨就消失了,被埋葬的肉身不是人的真实存在,诸神就没有*sarx*,而是努斯(*nous*)、悟识(*episteme*)和理性(*logos*)。<sup>③</sup>对于身体和灵魂的关系,《斐多篇》论述说,身体只能把握现象世界,而身体内的激情、欲望、混乱等使人远离对真理的追求;与此不同,灵魂先于身体而存在,是轮回不朽的,人生在世就是灵魂堕入身体,而人的自然是他的灵魂,必须依赖哲学沉思才能逐步实现灵魂的救赎。由此,在身体和灵魂的二元论中,*sarx*和*sōma*就不再有实质性的差异。

与柏拉图的二元论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sōma*是灵魂得以

---

① 参见 W. Stacey,《保罗的人论》, *The Pauline View of Man: In Relation to its Judaic and Hellenistic Backgrou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6, 61。

② 同上, 62-70。

③ 参见 Colin Brown ed.,《新国际新约神学辞典》,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Regency Reference Library, 1986, 671。

呈现的东西,二者相互依赖,是质料与形式的关系,灵魂自身的存在必须赋予身体以生命,不可能彼此脱离而单独存在。斯多葛派则认为,整个宇宙都是一个自然(*physis*),但分成不同的层级,灵魂就是从中分化出的片段,是神圣之火的火星;其中,灵的观念得到发挥,但与灵魂并无决然差异,可以相互融合。<sup>①</sup>

在希腊化时代,受到东方宗教的深刻影响,灵的地位开始上升,处于人的最高层级,而 *sōma* 和 *sarx* 都处在最低等级。灵与灵魂之间也得到区分,使得人的组成变为体(*sōma*)、魂(*psychē*)和灵(*pneuma*)的三分,形成了属肉体的(*sarkikoi*)、属魂的(*psychikoi*)和属灵的(*pneumatikoi*)的三分等级,而这就影响到了保罗的人类学。

### 三、*sarx* 和 *sōma* 的希伯来背景

在保罗之前,七十士译本就开始使用 *sarx* 和 *sōma* 来翻译希伯来语中与身体相关的词汇。在书信写作中,保罗更倾向于引用七十士译本的《旧约》,而不是希伯来语的《旧约》,由此我们的分析就在希伯来原文和希腊译文的对应中展开。在《旧约圣经》中,希伯来语用大约 80 个词来描述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没有用某个词来表示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体,由此在严格意义上,*sōma* 缺乏自己独特的《旧约》背景。在七十士译本中,*sōma* 被至少用来翻译 11 个希伯来词,加上同源词,则有 13 个,但没有一个词与 *sōma* 是完全对应的。

在所译的希伯来词中,具有神学意义的是 *basar* 这个词,但 *basar* 在本质上并不对应 *sōma*,而是对应 *sarx*,且实际上,在七十士译本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用 *sarx* 来译 *basar*。由此,在保罗人类学中具有重

① 对于 *sōma* 在希腊作品中的其他用法,参见 Robert Gundry,《圣经神学中的 *sōma*》, *Sōma in Biblical Theology: with Emphasis on Pauline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9-15。

要意义的两个词 *sarx* 和 *sōma* 就具有同一个希伯来原词 *basar*。

罗宾逊(John A. T. Robinson)分析了两希思想中的人论,认为希腊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二元论,对应于希伯来思想的一元论。其中,希腊思想区分一与多、整体与部分、形式与质料,把身体与其各部分器官对立起来,又区分身体与灵魂,认为人是由灵魂下降到身体中而形成,身体被灵魂所占有,并以界线来描述身体,以便与另一个身体、另一个人相区分;与此不同,希伯来思想只用 *basar* 一个词表示有形存在的人或动物的生命材料,可以用身体的任何部分来表示整体,<sup>①</sup>并在灵魂概念上,认为身体和灵魂是一体两面的,灵魂会随血液流走,并不能拯救人,“希伯来的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身体,而不是一个具有了形体的灵魂”。<sup>②</sup>此外,人总是生活在上帝面前,一个人的身体与所有人、与自然都存在于一个生命束(the bundle of life)中,处于对上帝的不可见的责任中。与希腊的多神论相比,希伯来的一神论使得他们与上帝处于直接的关联性中,身体的不同部分与功用的内在关系完全从属于整个人与上帝的关系。<sup>③</sup>

而在保罗使用的希腊词与希伯来词的对应关系上,邓雅各认为,其中直接对应的有 *psychē*(灵魂)<sup>④</sup>与 *nephesh*、*sarx*(肉体)与 *basar*,还有 *pneuma*(灵),而 *sōma* 没有直接对应的希伯来词, *nous*(努斯)更是一个希腊概念,而 *syneidēsis*(良心)则是从希腊用法中

① 约翰逊(Aubrey Johnson)认为,“这就是‘芝麻开门’,可以打开希伯来语的诸多秘密并揭示以色列人心灵的丰富内容”。转引自 John Robinson,《身体:保罗神学研究》,The Body: A Study in Pauline Theology; SCM Press Ltd., 1952, 13, 注1。

② 维勒·罗宾逊(Wheeler Robinson)语,转引自 John Robinson,《身体:保罗神学研究》(同上),14。

③ 同上,13-16。

④ 希伯来《旧约》经常使用 *nephesh*, 而保罗却很少使用 *psychē*, 更无法与希腊作者的使用频次相比。参见 W. Stacey,《保罗的人论》,181。

借取的概念。<sup>①</sup>在这些语词借用和分疏中,我们更应该关注保罗的具体用法,因为以上两类用法中的区别不是截然的,在希腊思想中早就可以用 *sōma* 表示整个人,在效果上相当于反身代词。由此,“更有前途的道路是,在保罗思想中寻找其自身的内在一致性,且只在有益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保罗的地方再来注意他所可能受到的影响”。<sup>②</sup>

#### 四、*sarx*

在保罗书信中,*sarx* 一共出现了 91 次,其中 26 次在《罗马书》中,其同源词 *sarkikos* 和 *sarkinos* 各出现一次。在这些不同用法中,*sarx* 具有广阔的含义,构成了一个含义渐变的集合,“从无害意义上的身体的自然材料到‘肉体’意义上的抵挡上帝的力量”。<sup>③</sup>这种含义渐变能表明,保罗对 *sarx* 一词的使用受到希伯来思想和希腊思想的双重影响,反映于集合的两极,其中有形的肉体是 *basar* 的典型含义,而抵挡上帝的肉体更多具有希腊思想的特征。<sup>④</sup>

在最基本层面上,*sarx* 和 *basar* 指人和动物所共有的肉体材料 (flesh-substance),但保罗多用 *kreas* 表示作为食物的动物的肉 (meat),用 *sarx* 表示人的肉体,其本身具有某种生命力,<sup>⑤</sup>并不与 *sōma* 决然对立,而承受割礼的肉体就是这种外在的、可见的、暂时性的和中性的 *sarx* (2:28-29)。<sup>⑥</sup>作为基本含义的延伸,*sarx* 可以

① 参见 James Dunn,《使徒保罗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1998,54。

② 同上,55。

③ 同上,62。

④ 同上,63-70。其下的分析会依循邓雅各提出的含义集合来逐步展开。

⑤ 参见《罗马书》第 14 章、《哥林多前书》第 8 章中对吃祭肉问题的讨论,另见 Robinson,《身体:保罗神学研究》,17。

⑥ 凡引用《罗马书》的经文,只注明章节,而对于其他书信,则注出篇名。

表示血缘关系,如作为亚伯拉罕肉体上的后裔(4:1)、作为保罗骨肉之亲的以色列子民(9:3)。

在第二个层面上,*sarx*还指形体性,但自身是软弱的(6:19),有所缺乏,并衍生出了道德上的含义,即没有人在上帝面前是义的(3:20;8:3和8:8)。其中,*sarx*的软弱性是希伯来思想的特征,在《旧约》中,灵魂或生命力可以被描述为虚空的(*emptied*)、以至于死的,死人不是灵魂,而是影子,死不是消灭,而是生命最软弱的形式。<sup>①</sup>

在第三个层面上,*sarx*的含义逐渐达到其否定的一极,是有缺陷的、必死的(2:28;8:6),是罪得以发动的地方(7:5;7:18),是败坏自己和抵挡上帝的源泉(8:7;13:14)。只有在此层面上,*sarx*才与*pneuma*相互对立。

至于*kata sarka*(按肉体说),它处于含义集合之中,自身就有多重含义。在保罗书信中,*kata sarka*共出现16次,其中13次被用作副词,而与之对比的*kata pneuma*则总被用作副词。在论述基督时,保罗使用了*kata sarka*与*kata pneuma*的对立格式,“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1:3),而“按圣善的灵说,……是上帝的儿子”(1:4)。显然,这里的*sarx*是在第一个层面上说的,根本上强调和肯定了基督的人性和属世性,是中性的或褒义的。朱伟特(Robert Jewett)认为,在写作《罗马书》时,保罗所在的哥林多教会受到灵知派异端的深刻影响,热心追求智慧而极力贬低身体,更把*sarx*完全看成救赎过程中的最大障碍,而这里就旨在批判灵知派的观点。<sup>②</sup>

① Robinson,《身体:保罗神学研究》,14,注1。

② 参见 Robert Jewett,《保罗的人类学术语》, *Paul's Anthropological Terms: A Study of Their Use in Conflict Settings*; Leiden: E. J. Brill, 1971, 136-139。而对于哥林多教会中的灵知异端和保罗对之的批评,参见杨克勤,《保罗与灵知:人论与性别论的神学交锋》,载《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73页。

不过, *kata sarxa* 与 *kata pneuma* 最明显的对立表现在, “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8:5)。在第7章中, 肉和灵发生了激烈的争战, 但圣灵直到8:1才出现, 可以看出, 这里的 *sarx* 是指没有圣灵引导的整个人, 而不仅指人的肉身。“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7:18), 就在于没有圣灵的浇灌, *sarx* 可以指“保罗在个人的经历里不认识圣灵的功用”。<sup>①</sup> 由此, *sarx* 的含义渐变过程就是: 从人类的血缘关系和生存需求, 转到人类的软弱和私欲, 直到与 *pneuma* 相互对立。

布尔特曼看到了这一过程, 认同 *sarx* 可指具体的肉身, 也指属肉体 (*fleshly*), 表示人本性中的软弱性、暂时性和必死性, 与上帝和圣灵相对立。不过, 在外在的、可见的肉体意义上, 他提出“肉体就与世界具有相同的意义”,<sup>②</sup> 并由此把肉体与罪和死直接勾连起来, 把肉体 and 罪看成人作为受害者而落入其中的力量。

邓雅各对此批评说, 从外在的、可见的肉体直接跳跃到肉体与世界的等同, 忽视了保罗强调的以肉身的割礼而标识出的民族身份(3:1), 也削弱了他论证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力量(9-11章)。由此, 虽然 *sarx* 可以作为 *pneuma* 的反题出现, 但不能由此就把 *sarx* 看成一种罪的律或充满恶意的宇宙性力量。《罗马书》第7至8章重点讨论肉体与罪之间的关系, 其中就说明: 有罪的我 (*the sinning* “I”) 并不使自身脱离肉体, 因为“我是属乎肉体的”(7:14), 就像灵魂和身体一样, 肉体不是可与人相分离的某种东西; 肉体与罪紧密关联的真正原因不是律法, 也不是我(I), 而是罪, 肉体不是有罪的, 只是不能抵挡罪的诱惑, 肉体(7:7-12)是“有欲望的我”, “属乎肉体”就决定了我们要满足肉体的欲望, 罪在肉体中做了王, 是利用或滥用了肉体。由此, “8:4-5中的 *kata sarxa* 所

① 杨克勤,《圣经修辞学: 希罗文化与新约诠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85页。

② Bultmann,《新约神学》,234。

表示的不是一种由恶意力量所煽动的倾向,而是一种朝向暂时的、可朽坏的东西的倾向(8:6),即一种完全处于仅仅满足人的愿望和欲求层面上的生活(8:12-13)”。<sup>①</sup>可见,贯穿 *sarxa* 含义的是肉体的软弱性和易败坏性,这才使死成为不可逃脱的归宿。

要透彻地理解 *kata sarxa*, 我们还必须考察 *en sarki*(在肉体中)这个片语,而保罗对它的使用不是连续一义的。在 7:5 中保罗认为,我们在肉体中因罪的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对于归信的人是否还“在肉体中”,他在其他书信中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en sarki*)”(加 2:20),甚至“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en thnētē sarki*)”显明出来”(林后 4:11)。由此看来,保罗没有严格区分 *en sarki* 和 *kata sarka* 的含义差别,就表明 *kata sarka* “在《罗马书》第 7 至 8 章中的多重用法更多是修辞上的或风格上的”,<sup>②</sup>表示与上帝不一致的生活方式。

在第 7 章中,保罗论述了律法与罪、灵与肉之间的关系,并以第 14 节为界,从过去时转变为现在时。对于保罗为何变化时态,并使用第一人称(“我”),新约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sup>③</sup>但有一点被逐渐认可,就是保罗自己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并非不能完全遵守律法(加 1:13,14)。邓雅各认为,保罗先前不能认识和接受基督,其根源不是肉身的软弱,而是“对肉身的自信”,即相信依靠自身的能力能够遵守律法。布尔特曼把这种自信看成“人自我依赖的态度,即把信任置于其自身的力量和自己能够控制的东西之上”。<sup>④</sup>对

① Dunn,《使徒保罗的神学》,67。

② 同上,68。

③ 参见杨克勤,《圣经修辞学:希罗文化与新约诠释》,第 265-292 页。作者在此用亚里士多德的“范型”修辞理论来阐释保罗所用的“我”(1),将之理解为“作为在罗马的犹太人及外邦信徒的范例”,而在“把律法相对化后,重新以基督来阐释律法的地位和角色”。这一阐释无疑可以拓宽我们对保罗的修辞手法和宣教策略的理解。

④ Bultmann,《新约神学》,240。

此,邓雅各表示同意,并进一步认为,这种“对肉体的自信”使得 *sarx* 的含义从中性的一极逐渐变化到否定的、抵挡上帝的一极,而在犹太人中,这种自信演变为对作为亚伯拉罕“肉身所生的儿女”(9:8)这一民族身份的自信和对肉身上的割礼的自信,由此产生了“在肉体上夸口”的自义(*self-righteousness*),<sup>①</sup>而这些都是保罗所反对和力图避免的。<sup>②</sup>

最后,邓雅各总结 *sarx* 的用法说,“对于保罗来说,肉体并不是属灵的,也不是属罪的。它仅仅表明并描述由肉体构成的人的软弱性这一特征,而这一软弱性总是抵挡不住肉体的欲求和需要的操纵”。<sup>③</sup>

## 五、*sōma*

当我们从 *sarx* 转到 *sōma* 时,首先要记住,“*sōma* 重复了 *sarx* 的所有重要含义”,<sup>④</sup>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含义关联。在分析了“必死的身體(*en tō thnētō sōmati*)”(6:12)、“自己的身体(*tō sōma*)如同已死”(4:19)等经文之后,布尔特曼认为,“*sōma* 不是外在地依附于人的真实自我(如依附于他的灵魂)的某种东西,而是属于人的本质,由此我们可以说,人并没有一个 *sōma*,他就是 *sōma*,因为在许多情况下,*sōma* 可以被直接译为‘我(I)’”。<sup>⑤</sup>

① Dunn,《使徒保罗的神学》,69,注85。

② 这种肉体上的血缘关系既可以是中性意义上的,如4:1;9:3和11:14,也极易转变为否定意义上的,即对肉体的自信。邓雅各认为,我们有时很难把 *sarx* 的这两种用法截然分开。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保罗的这一论述不仅出于其神学理论自身的需要,也有其宣教策略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即如何劝勉犹太人成为基督徒,并消除在罗马的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可能纷争。

③ 同上,70。

④ Robinson,《身体:保罗神学研究》,26。

⑤ Bultmann,《新约神学》,194。

在这一意义上, *sōma* 可以被看作反身代词, 将之直接置换成所对应的语词而不会改变原意, 如“自己如同已死”和“将你们自己献上”。刚德里(Robert Gundry)认为, 把 *sōma* 作为“我”的换喻(metonymy)会扩大 *sōma* 的含义域, 使之甚至包含了 *psychē* 和 *pneuma* 的含义, 并不十分合适。<sup>①</sup>邓雅各虽然认可布尔特曼的观点, 但也认为, 在其行文语境中, 这很容易被解读成希伯来思想对 *sōma* 的影响, 并与其希腊用法形成对比, 而实际上, *sōma* 从最早时期起就被频繁用来表示整个人或起到反身代词的作用。<sup>②</sup>

受存在主义的影响, 布尔特曼论述 *sōma* 说, 一个人被称为 *sōma*, 只有当“他的存在能够使自己成为自身行为的对象, 或者能够把自己体验为所发生之事的主体”时,<sup>③</sup>这里的 *sōma* 才被看作宾格的我(me), 而不是主格的我(I), 外在的敌意力量可以俘获的宾格的我, 使之远离我自己;<sup>④</sup>在 8:13 中, *sōma* 唯一一次作为潜在的行为主体而出现, 作为 *sōma* 的人就在于他是一个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存在者, 而这种关系可以是融洽的, 也可以是背离的, 而当人感觉到外在力量正在围困自己而脱离自己的控制时, 他能够从自己那里区别出自己。<sup>⑤</sup>布尔特曼在这里的分析散发着存在主义的气息, 明显关涉到“人在世界之中存在”并要对自己的存在方式进行“当下决断”的存在论处境。

相比于布尔特曼, 罗宾逊对 *sōma* 的分析让人较易于把握。他认为, 尽管在人的罪和败坏中, *sōma* 和 *sarx* 基本同义, 但不同的是

① Gundry, 《圣经神学中的 *sōma*》, 4-6。

② Dunn, 《使徒保罗的神学》, 55。

③ Bultmann, 《新约神学》, 195。

④ 罗宾逊反对这一观点, 认为这种思考方式根本上不是希伯来式的, 而是后笛卡尔式的(post-Cartesian), 其实 *sōma* 和 *sarx* 在不同方面都可以表示整个人, 不能用主体和对象从中做出区分。参见 Robinson, 《身体: 保罗神学研究》, 12, 注 1。

⑤ 参见 Bultmann, 《新约神学》, 199-203。

*sōma* 可以作为人得以复活的载体,“由此它是保罗的人类学和他关于基督、教会和永生的整个福音之间的联结点”。<sup>①</sup>*sōma* 首先指外在的人、人的外在呈现,即身体,像 *sarx* 一样,*sōma* 还是性能力的来源和载体(4:19)。在表示人之所是时,*sōma* 最接近于“人的存在(personality)”一词,<sup>②</sup>深入到人之存在的核心。在表示作为整体的人时,*sōma* 是存在“在世”的人,从希伯来对 *basar* 的使用可以清晰看出,*basar* 使整个以色列民族联系在一起,都处在与上帝的垂直关系之中。由此,*sarx* 和 *sōma* 本质上都表示人与上帝关系的不同方面,“*sarx* 表示在创造的关联中与上帝相去较远的人,而 *sōma* 表示在创造的关联中为上帝而造的人”。<sup>③</sup>

邓雅各认为,布尔特曼对 *sōma* 的分析过于倾向个体主义(individualistic),从而赞同罗宾逊在“历史存在的巨大关联”中来分析 *sōma*,更同意凯瑟曼(E. Käsemann)把作为 *sōma* 的人界定为“交往的能力”。<sup>④</sup>

在保罗书信中,*sōma* 一共出现 86 次。邓雅各发现,在正式用法中,*sōma* 至少有 50 次指人类日常存在的身体。为了摆脱现代思想对“身体”(body)的有限理解,他使用“处身(embodiment)”来阐释 *sōma*,即一个人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中,使得 *sōma* 被理解为一个关系概念,表示人如何处于与他人、民族和上帝的关系中,人总是“在关系中”,而不是“个体地”直面自己的存在论处境。在表示我的具体身体之外,作为处身的 *sōma* 还是处身的“我(me)”,我与世界就可以相互作用。此外,他还用“形体的存在(corporeality)”或“一体性(corporateness)”来理解 *sōma*,即作为身体的个人能够

① Robinson,《身体:保罗神学研究》,26。

② 邓雅各认为罗宾逊走得太远,因为“personality”还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现代范畴,没有得到清晰界定。参见 Dunn,《使徒保罗的神学》,56,注 23。

③ Robinson,《身体:保罗神学研究》,31。

④ Dunn,《使徒保罗的神学》,56,注 24。

相互作用和合作,1:24-32就明显体现了这一身体性(bodiness)的否定的、抵挡上帝的层面,如“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ta sōmata*)”。

不仅如此,“你们的身子(*ta sōmata*)是基督的肢体”(林前6:15),人的身体就与基督产生关系,身体就不只是形体性的身体,而是处身于一体性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决定了整个人的自我身份,对保罗来说,这种身份认同乃在于“在基督里成为一身(*hen sōma*)”(12:5),身体由此成为“圣灵的殿”(林前6:19),人才能“在你们的身子(*en tō sōmati*)上荣耀上帝”(林前6:2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保罗隐喻性地提出,“将身体(*ta sōmata*)献上,当作活祭”(12:1),还大量使用*sōma*的复数形式,以强调信众之间的相互接纳、相互依赖关系,使得*sōma*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在群体关系之中的。

除了耶稣的复活(1:4)之外,人的复活也是在身体上的复活,如“使你们必死的身體(*ta thnēta sōmata*)又活过来”(8:11),这就出现了现有的身体与复活的身体之间的张力。由此,邓雅各认为:“现有的身体(灵魂的处身)会在败坏、玷辱和软弱中结束,而复活的身体(圣灵的处身)会在不朽、荣耀和能力中开始。”<sup>①</sup>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35-54中对这两类身体有深刻论述,正是要突出其中的张力,但这一张力又建立在同一个身体之上,救赎不是脱离身体性存在,而是转变为另一种不同的身体性存在,现有的身体经历了死(6:4)就会不再死(6:9),成为超越死而进入属灵世界的复活的身体。

## 六、希伯来抑或希腊?

如上所述,希伯来词*basar*的通常意思是*sarx*,*sōma*没有自己

---

① Dunn,《使徒保罗的神学》,60。

的对等词,而在希腊思想中,*sarx* 和 *sōma* 却具有极其相近的含义。在使用希腊语写作时,保罗应该是从七十士译本中借用了 *sōma* 概念,而七十士译本是希腊化思潮的产物。不过,通过这一借用,保罗恰恰可以在希伯来思想下重估 *sōma* 的含义,使其在与 *sarx*、*pneuma* 等人类学语词的关系中获得与希腊用法不同的新内涵。

邓雅各认为,一般来说,*sōma* 的含义在道德上大多是中性的,*sarx* 大多是否定的,如“罪身(*to sōma tēs hamartias*)”(6:6)、“取死的身體(*ek tou sōmatos*)”(7:24)和“必死的身體”(8:11);而在论述耶稣的身体时,保罗也用到“按肉体说(*kata sarxa*)”,但有时又把它们直接对立起来,如“灵性的身体(*sōma pneumatikon*)”(林前 15:44)和“血肉之体(*sarx kai haima*)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 15:50)。由此可以看出,*sōma* 指“在世之中存在(*being in the world*)”,而 *sarx* 指“属世的存在(*belonging to the world*)”,其间存在着差异,但也存在含义的部分重合。<sup>①</sup>

为了进一步厘清 *sarx* 和 *sōma* 的关系,我们以下具体分析《罗马书》8:3-17的经文。在第7章的灵肉交战之后,第8章开始讨论基督道成肉身所施行的救赎。其中,8:3重复了1:3的 *kata sarka*,基督“成了罪身的形状”( *en homoiōmati sarkos hamartias* ),把罪案定在“肉体中”( *en tē sarki* )。随后,8:4-9论述了上帝赐予圣灵,使得人能够从随从肉体转变到随从圣灵,成为属灵的人,摆脱永久的死而得到生命和平安,其中多次把 *kata sarka* 和 *kata pneuma* 对立,以表明这一转变的两极。然而在8:10-17中,当这种转变不断实现时,*sarx* 和 *pneuma* 的对立就变成了 *sōma* 和 *pneuma* 的对比,也就是说,在获得圣灵而摆脱罪的辖制之后,*sarx* 中的否定含义全部消除,而与可以复活的 *sōma* 融为一体,并随从 *pneuma* 重建了与上帝的和好关系,使得人能够领受“儿子的心”,成为“上帝的儿女”。

① Dunn,《使徒保罗的神学》,72。

也就是说,在特定意义上,*sarx*和*sōma*可以相互等同,都表示被罪辖制的状态,只有在从属于*pneuma*时,*sarx*和*sōma*才能最终摆脱罪,得以彼此真正合一,使得人重新成为整全的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创2:7)。而作为一个含义渐变的语词,*sarx*和*sōma*更多时候具有重大差异,*sarx*用于表示被罪所辖制的肉体,*sōma*则表示摆脱这一辖制的身体,虽然其中差异的关键是罪,而不是所指涉的肉体或身体。

在*sarx*、*sōma*、*psychē*和*pneuma*之间,保罗很少使用*psychē*,该词在其正式书信中仅出现11次,而*pneuma*则出现123次,与*sarx*和*sōma*的频次相当,占据核心地位。在《罗马书》中,*psychē*出现4次,其中2:9和13:1都代指“作为整体的人”,是七十士译本的通行用法,也从属于希伯来《旧约》的使用方式,而11:3是引用《旧约》,与具体论证无关,16:4则指代保罗自己的生命。<sup>①</sup>可见,虽然保罗借用了*psychē*这个希腊概念,但在使用频次和使用方式上都与希腊思想截然不同,无法相提并论。

由此,对于*sarx*和*sōma*,保罗的人类学坚持了希伯来思想所认为的整全的人(*basar*),也吸收了希腊思想关于“在肉体中(*en sarki*)”的否定含义。然而,在希腊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中,*sarx*和*sōma*没有实质区别,都是要在灵魂的救赎中被彻底地抛弃掉。与此不同,虽然保罗也会把*sarx*和*sōma*等同起来,并与*pneuma*对比提出,但这不是要抛弃*sarx*和*sōma*,反而恰恰是拯救它们,使之脱离罪的辖制,成为可复活的身体,与*pneuma*一起构成复活后的整全的人。也就是说,人的救赎必须包括身体的复活,而这一点显然不是希腊思想所认可的。

综而观之,保罗的人类学认为,在灵、魂、体的三分(帖前5:23)中,身体不是要被否弃的,而是要复活的;灵魂不是先行存

① Robert Jewett,《保罗的人类学术语》, *Paul's Anthropological Terms: A Study of Their Use in Conflict Settings*; Leiden: E. J. Brill, 1971, 56-57。

在,而后堕落到身体之中,反而是在身体之中被造的。从形式到内容,保罗的思想都是希伯来式的。具体到身体观上,保罗使用希伯来的身体观念来改造和综合希腊语中含义分疏的身体语词,使身体自身消弭冲突,并与灵和魂达到合一,可以成为走向复活的整全的人。由此,这种身体观就不同于希腊哲学,也与灵知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可以作为反驳灵知派异端的有效路径。

基督教神学不仅要拯救现象,也要拯救身体,保罗对身体观念的重塑使得身体被重新认识,被重新珍视,身体不再是从属性的,而是我们现实生存的本然状态,是必须把握并维系的状态。身体不仅是我们区别于魔鬼和天使的重要优势,也是我们当下得蒙救赎和将来得蒙复活的基础;不是我们要抛弃身体,才能使灵魂上升到上帝那里,反而必须在身体之中,我们才能获得自己的救赎,开始走向通往复活的信仰旅程。

(杨克勤 编校)

作者花威,江苏邳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基督教思想史。